

草木知春不久归

曼古乔

春将归矣！
这个时节，要开的花早已“出尽了风头”，要落的花也落得差不多了，雨中仅留的那一点因落花而起的忧伤情绪，一下子就被满眼浩浩荡荡的绿淹没。花草都是欣喜的，蓬勃向上，与每一个路过它的人的心境一样明朗。

这场雨起于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断断续续，它恐怕要一遍又一遍拂过所有的绿丛，直到立夏方能安稳地晴下来。你瞧，早上下着雨，午后太阳又出来了。雨水打湿的叶，常常在那一缕及时的阳光里绿得透亮，仿佛打了一层蜡。这时的山林层次分明，深绿、翠绿、浅绿，好像被精心调制的水彩染就的一般丰富。

风“沙沙”响，仿佛奏着一首轻松愉悦的曲子。路上还湿漉漉的，雨随时都会来，我们只好带了伞进山林。潮湿的丛林藏着大自然的宝贝——鲜美的蘑菇。我们要在春天离开前，进山找一找蘑菇美食，借此再踏一次青。

山林里最能安放一个人的忧愁。走进山林，见到眼前满山绿植，心里纵使万千言语也会化作沉默，面对这充满活力的草木，忧愁不必言说，风雨化为希望，与生命安静地对峙，突然心就变得豁然开朗了。对着山林大喊一声，山林立刻就会给你回应，好像它什么都懂了。

晚春的景致让人倍感珍惜，南宋诗人范成大在《田园杂兴》60首中，特别在晚春时节多加了一章。晚春的感怀，从古至今最是漫长深刻的；晚春的时光，似乎比任何时节都显得弥足珍贵。“紫青芜菜卷荷香，玉雪芽芽拔蕖长。自擷溪毛充晚供，短篷风雨宿横塘。”这是范成大眼中的晚春，让人看到了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满足。

叶在风中流淌，偶尔有碎碎的阳光从叶缝中漏下来。走在山林中的小径上，总会遇到三三两两下山的人，他们手上拿着野蕨菜、野山笋，满脸笑容，一副收获的喜悦之情展露无疑。

微雨过后的心境，如此豁达。我们置身于一派青山之中去寻找野蘑菇，发掘生活的趣味。快乐从来都不会丧失，一直等着我们找寻。晚春的绿，千变万化。这流动的绿，这深邃的绿，这迎接初夏的绿，每被雨水洗刷一次，就多一分沉稳的绿。

雨后初晴，大概青蛙也是欢喜的，好像马上就要迎来属于它的天下，你看它早早地在林间的小水塘里安了家，躲在草深处，欢唱不止。



俞平伯和红学

王吴军

俞平伯原名俞铭衡，字平伯，现代诗人、作家、红学家。俞平伯祖籍浙江德清，1900年1月8日（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）生于苏州马医科巷的曲园春在堂，他的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和朴学大师，其父俞陛云是清朝末年的探花，俞平伯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的家教，奠定了雄厚的国学基础，在《红楼梦》的研究上成绩斐然，与胡适并称“新红学派”的创始人。

民国时期，俞平伯和周汝昌是胡适的两大弟子，但他们两人在发挥老师胡适在《红楼梦》研究观点上的研究方法却截然不同。俞平伯是向内的，他是从《红楼梦》文本之内找证据，属于所谓的《红楼梦》的“文评派”，而周汝昌是向外的，是到《红楼梦》文本之外的曹雪芹的家世中找证据，属于所谓的《红楼梦》的“考证派”。《红楼梦》“文评派”研究成绩的高低取决于研究者的鉴赏分析水平，《红楼梦》“考证派”研究成绩的高低取决于研究者对于材料证据的新发现。俞平伯以自己卓越的鉴赏分析水平勤奋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写出了《红楼梦辨》等学术著作，《红楼梦辨》与胡适的《红楼梦考证》一起被公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。

早年，俞平伯在《红楼梦》的研究上曾有两大心愿，一个心愿是办一个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专门刊物，另一个心愿是把许多《红楼梦》的版本聚在一起，进行《红楼梦》版本的校勘。他的第一个愿望未能实现，但第二个愿望在后来完成了。

俞平伯对研究《红楼梦》造诣颇高的顾颉刚很钦佩，他写有《追怀顾颉刚先生五绝句》的诗：“昔年共论红楼梦，南北鳞鸿互唱酬。今日还叫成故事，零星残墨荷甄留。”在这首诗的后面，俞平伯还写了跋：“1921年与兄（顾颉刚）商谈《石头记》，后编入《红楼梦辨》，乃吾二人共学之成绩，当时函札往还颇多，舍间于今一字俱无，兄处独存其稿。闻《红楼梦学刊》将甄录之，亦鸿雪缘也。”记述了他和顾颉刚在研究《红楼梦》中的真挚友谊，以及他对顾颉刚的感佩之情。

1980年，俞平伯在给周颖南的信中写道：“《红楼梦》成为‘红学’，说者纷纷，目迷五色。我旧学抛荒，新知缺少，自不能多谈，只觉得宜作文艺、小说观，若历史、政治等尚在其次，此意亦未向他人谈也。”这也表达了他对于《红楼梦》的研究理念。

大家风采



《放飞》

李昊天/摄

《桃叶歌》传奇

侯利旺

“人生南北多歧路，将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百代兴亡朝复暮，江风吹倒前朝树。功名富贵无凭据，费尽心机，总把流光误。浊酒三杯沈醉去，水流花谢知何处？”这一首词，说的是人生富贵功名，是身外之物；但世人一见了功名利禄，便舍着性命去求他。及至到手之后，味同嚼蜡。自古及今，那一个是看得破的？

相传明朝末期，江浦县有位贤士，名叫胡文举，原是和州乌江镇（今安徽和县乌江镇）人士，后迁居于江浦县白马乡（今南京浦口），为人豪爽，喜交四方好友，他十分爱好书法，可他自己并不善于书法却偏偏喜欢收藏书法，早先江浦县有江淮、东葛南北两个驿站，胡文举曾任取江淮驿递驿丞，江淮驿站位于老山黄悦岭，地处南北之要冲，南北来往过长江南下或北上的毕竟之地，各路达官贵人、文人雅客都要在驿站休整，补给资源。每次有书法家来驿站，胡文举都毕恭毕敬招待一番，酒足饭饱后，便拿出笔墨纸砚，请求书法家留一副墨宝，长久下来收藏了很多名家的书法。他还不惜斥巨资到各地求索历朝历代名家书法，其中他最得意的收藏便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《桃叶歌》。

“桃叶复桃叶，渡江不用楫。但渡无所苦，我自迎接汝。”——《桃叶歌》

《桃叶歌》相传为东晋时期大书法家王羲之（王羲之的第7子，与其父王羲之并称“二王”）在迎娶妾桃叶过浦之口（今南京浦口）桃叶山下桃叶渡之时所作。据传，王羲之的妻子名叫郗璇，王羲之成年后，王羲之亲自到岳父家提亲，将郗璇的一个侄女娶到了家里，成了王羲之的夫人，夫人的名字叫郗道茂，也就是王羲之的妻子郗道茂的亲姑姑。成家后，王羲之夫妇恩爱有加。王家是大户人家，再加上王羲之的高迈不羁，仪表堂堂，同样也写得一手好字，名声在外，王羲之被一个大人物盯上了，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新安公主。新安公主连哭带嚎说死也要嫁给王羲之，而且不当小皇帝，皇帝拗不过，胡萝卜加大棒让王羲之离了婚。王羲之没办法，依依不舍地送走了郗道茂，迎娶了这位铁杆粉丝新安公主，强扭的瓜加糖不会甜。后来，王羲之的感情终于有了寄托，爱上了一个金陵名妓桃叶，两人相爱。王羲之在游历本地桃叶渡，情动之余为桃叶写下了这首《桃叶歌》，《桃叶歌》流传于世，但

这幅字更加弥足珍贵，几经流转到了胡文举手上。

这副《桃叶歌》过于珍贵，胡文举一直藏在家中，秘不示人，闲暇时间，胡文举便拿出来欣赏一番。江浦自古人文荟萃，明清时期翰墨风气日盛，书法墨客雅集颇多。这天，胡文举去参加了江浦文人雅集，众人讨论起各自收藏的书法名作，胡文举开始默不作声，但众人都清楚胡文举收藏了不少历朝佳作，有人就用言语激化胡文举，酒酣之际，胡文举喝的有几分醉意，胡文举就得意的说出自己珍藏的王羲之《桃叶歌》，让众人都十分震惊，这可是无价之宝，都称赞胡文举为江浦书法珍藏第一人，胡文举更加得意洋洋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有人就提出择吉日去欣赏这幅名贵之作。俗话说，喝酒误事，话多更害人。这下胡文举本来秘藏在家中，但熬不过面子，只得找了时间，邀请了本地颇有声望的几名雅客到家，这其中身份最尊贵的一位便是本县知县丁士猷，也是爱好书法的雅客。丁士猷看过王羲之《桃叶歌》后，回到家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，这就是有了心病。他托人提出想高价购买胡文举这幅书法，胡文举本身十分喜爱，又觉得此人居心不良，便愤然拒绝掉，丁士猷于是怀恨在心。

胡文举卸掉公职后，就在求雨山下开了个求雨阁，平时卖卖书画，偶尔帮别人鉴赏书画。有一天，胡文举在求雨山中散步，求雨山因老百姓山中求雨而得名，山后有城南河，山前有雨水水库。他看见好多老百姓在山中求雨，上前一问才得知，今年严重旱灾，稻田还没有浇过水，面临着干死，雨水水库又不肯开放水，丁士猷要老百姓上交足够银两，才肯肯开放水。朝廷本来徭役深重，老百姓哪还有钱缴纳开闸费，只能上山求雨，祈祷老天爷降雨。胡文举听了很是气愤，胡文举本是城中有名的大善人，又看见老百姓如此可怜，便渡江到南京城卖掉了几幅珍藏的书法，为开闸放水凑齐了银两，丁士猷收到银两后，因有言在先，只得肯开放水。老百姓都十分感激胡文举。

可是，丁士猷怀恨在心。有一天，城里的活闹鬼蒋二带着几个人进了店里，蒋二一进门便拿出一幅书法，让胡文举帮忙鉴赏。胡文举都是给相熟的雅客鉴赏书法，属自得自乐，看见蒋二进门，胡文举便要一口拒绝。“胡老爷，我手上可握着不是一般的字，您就不想看看？”蒋二似笑非笑说道，勾起胡文举的胃口。待蒋二拿出字来，胡

文举就愣住了，“这可是活孟子的陈献章的狂草名作，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”胡文举爱不释手，激动地张口问道。“好字不问来路，这是行规，老爷子您帮忙鉴赏一下，要是真，给您五天时间独自欣赏。”蒋二得意洋洋起来，这一下子吊起胡文举兴趣来，相传白马寺是江浦城中白马山上名寺，活孟子陈献章在这里写下狂草名作《白马寺联句》，胡文举一心想收齐江浦县名家书法，只有这幅字一直未在上世露面，如今看到后，胡文举欣喜不已，当即答应帮忙鉴定，约定三天内出结果。蒋二还在这幅字后面留个标记，以防发生掉包。胡文举待蒋二走后，便又拿出那幅书法看了又看，无意中他发现这幅字有问题，这幅字丝毫没有精神气，像是高度模仿出来的，经过三天的鉴定，最后他判定这幅字不是真迹。第三天，蒋二几个人又赶来了，胡文举拿出字退给蒋二，告知不是假货。没想到蒋二翻出后面的标记，看了看说这并不是他那副字，果然胡文举看到后面的标记已全无。胡文举这下傻了眼，当场瘫坐在地上。衙役很快赶来，要求胡文举交出真迹，可伶的胡文举，哪有真迹，分明是踏入了这帮人设的局，幕后肯定是丁士猷在捣鬼。果不其然，蒋二在衙门告胡文举掉包了他的真迹，如若交不出《白马寺联句》，便以同等价值的字来代替，也就是要胡文举交出王羲之那副《桃叶歌》。

胡文举怎么肯交换，于是被严刑拷打，不过胡文举结交了好多官场朋友，经过私下斡旋，胡文举在牢里呆了三天，可是被抬回家中已是奄奄一息。胡文举老伴去世得早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取名胡钰，恰值成年，自幼聪慧，从小写的一副好字。胡文举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丁士猷肯定不会轻易罢休，于是就交给胡钰一封信，让胡钰带着那副《桃叶歌》，赶紧去京城找他的至交好友宋珏。两个人对哭而泣，伤心不止，胡钰带着行李，连夜跑出了江浦县城，去往了京城。胡文举自然交不出《桃叶歌》，待衙役再来捕捉他，早已断了气。

胡钰一路费劲千辛万苦到了京城，过程艰辛暂在这里不表，很快找到了宋珏（明代诗人、书画家。字比玉，号荔支子，浪道人、国子仙，福建莆田人。国子监生。漫游吴越，客死吴地，工书画篆刻。山水学米氏、黄公望、吴镇，用笔苍老秀逸，不拘于法，兼善画松），其实此时宋珏

已是名动京城的书法家，和胡文举是多年的好友，宋珏听完胡文举遭遇后，也很痛心，他到了书房拿出自己所写两幅字，认真加以包装，又亲笔题写了一封信，然后告诉胡钰去京城找官里的刘公公，并如此一告告诉胡钰怎么说怎么做。刘公公是皇帝身边的红人，尤其喜爱书法绘画，收藏不少名家真品，唯独缺少宋珏的字，宋珏生性高傲，不喜结交权贵，自己的字只送至交好友，从没多送，故外人一般很难拿到他的字。刘公公对宋珏的字倾慕已久，又看到信中所写胡文举遭遇，也觉得被人设局冤枉的，很是可怜，动了惻隐之心。果不多久，皇帝亲自派钦差大臣去严查，一查便水落石出，胡文举的冤案很快就了解了，丁士猷、蒋二等人被流放西北。胡钰终于报得了父仇，胡钰没有了亲人，就在宋珏家常住起来，很快和宋珏家女儿眉儿相爱上了，眉儿自幼聪慧，相貌端庄，喜爱绘画，最擅长画眉。宋珏也十分满意胡钰，胡钰长的一表清秀，又写的一副好字，如今两个人相爱，宋珏欢喜不得了，两个人很快成亲，宋珏生性喜欢云游四海，待女人成亲后，宋珏就南下吴地远行去了。

胡钰和眉儿就在京城摆摊，卖卖字画，两人相敬如宾。有一天胡钰看着父亲的字画，暗中落泪，正好被眉儿发现，便上前询问，胡钰就如实告知，自己十分想念家乡，想回去看看。眉儿也很是支持，于是两个人收拾了行李，回到了求雨山。他们重新把求雨山阁开了起来，江浦人都知道胡文举的善举，求雨阁的生意非常好。

明朝末期，各地匪徒较多。江浦地处长江北，老山山脉以南，城治狭小，自古多易遭匪徒袭击，这一次，自和州来了一帮匪徒，江浦官兵奋力抗争，无法抵挡，这帮匪徒一路烧杀劫掠，直奔求雨山而来，胡钰认出匪徒首领就是丁士猷，想来可能丁士猷已经落草为寇，胡钰猜测肯定是为《桃叶歌》而来。眉儿和胡钰商量，只能秘密出去向外界报信。可惜匪徒对求雨山山形了如指掌，两个人都被包围住了，谁也逃不出去，丁士猷逼着胡钰交出《桃叶歌》来，胡钰哪里肯交出，父亲一直告诫《桃叶歌》不能落入坏人之手，胡钰被逼无奈，便带着《桃叶歌》跳下求雨山一口山井。眉儿看到胡钰自杀，悲痛欲绝，趁着丁士猷不注意，拉着丁士猷跳下了山。谁知，这个山井是通往山脚的，胡钰没有死，他出了山井后，就从西江口渡江南京紧急告诉了守卫军，等南京守卫军赶来，匪徒早已一哄而散，可是眉儿却死了。

胡钰很伤心，把眉儿葬在了求雨山旁边山上，老百姓为了纪念胡文举一家的事迹，将求雨山旁边的山取名眉儿山，后人又根据张翰画眉典故，取名画眉山，求雨山山井叫做钰儿井，胡文举所居住的求雨山下巷子，取名为文举巷。胡钰伤心欲绝，据说独自去了老山深处七孔寺出家为僧。如今那副《桃叶歌》成了谜，有人说被胡钰放在了眉儿墓里，有人说被胡钰带到了深山。现在，墓地早已不存在，那副字已不知去向。